



著 思 克 馬

困貧底學哲

社 放 解

1
4
2

民

馬克思著

哲學底貧困

解放社

01047

目錄

恩格斯序言·····	一
德文譯本第二版恩格斯序言·····	七
哲學底貧困	
序 言·····	九
第一章 一個科學的發見·····	三
第一節 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底對立·····	三
第二節 構成的或綜合的價值·····	五
第三節 價值勻配規律之應用·····	一六
第二章 政治經濟學底形而上學·····	一三

第一節	方法		一五
第二節	分工和機器設備		一六
第三節	競爭和獨佔		一七
第四節	土地所有權或地租		一八
第五節	同盟罷工與工人們底團結		一九

附錄一

(一)	關於勞動貨幣（摘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三五
(二)	關於自由貿易問題（一八四八年一月九日馬克思在布魯塞爾民主協會中的講演）		三五

附錄二

(一)	馬克思給安涅可夫的一封信（布魯塞爾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三五
(二)	馬克思給石槐舟的信		三七

恩格斯序言

此書寫成在一八四六至四七年冬天，那時，馬克思已經親自弄清楚了他底新的歷史的和經濟的理解方法底諸基本特點。當時，蒲魯東底『貧困之哲學』恰好出版，就供給了一個機會給馬克思來展開上述諸基本特點去反對此人（蒲魯東）底諸觀點，他從那時以後，在當時活着的法國社會主義者們中間，佔重要的地位。自從他們兩人在巴黎往往接連經過幾個通宵爭論了經濟的諸問題以後，他們底道路就愈離愈遠了；蒲魯東底那本書證明現在已經在他們兩人之間有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淵；當時實在沒有辦法緘默不言；因此馬克思就在他底這個答覆裏面公認了這個不可挽救的破裂。

關於蒲魯東，馬克思底總評價在本書底附錄①裏面可以看到，這篇文章曾在柏林『社會民主黨』報②一八六五年十六、十七、十八三期中發表過。馬克思在那個刊物上只寫過這一篇文章，後來不久石槐舟先生，想把這個刊物拉到封建的和政府底方面去，這個企圖暴露了，這就逼迫我們不得不在幾個星期之後就公開宣佈結束我們底合作。

此書恰好在目前對於德國有一個馬克思本人却一點也沒有預料到的意義。他怎麼能知道，因為他打敗了蒲魯東而竟同時觸犯了今天那些獵取地位者們底偶像，羅倍兒都斯呢？當時馬克思連此人底名字都不知道。

① 見附錄二『馬克思給石槐舟的信』。

② 此乃拉薩爾在一八六三年創立的德國工人總聯合會底機關報，開始發行於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在柏林。主編人是霍甫史得登和石槐舟。馬克思和恩格斯被算在寄稿人之列。一八六五年蒲魯東死後，兩主編人要求馬克思寫篇文章論蒲魯東，這裏再把它印出來，不過後來馬恩二人拒絕了他們和這個報紙的關係，因石槐舟和俾斯麥及普魯士政府之間有密謀。

英文版註

這裏不便細說馬克思與羅倍兒都斯底關係，以後大約有機會來談它。這裏只不過說到下述一事而已：當羅倍兒都斯控告馬克思，說馬克思『剽竊』了他，並且不提到他底名字而引用了他底著作『我們國家經濟狀況底認識論』這時候，他自己就犯了一次誣陷（罪），這種誣陷只有用一個自命天才底怨恨並用他底明顯的無知來才說明得了，他不知道普魯士以外發生着什麼事情，尤其不知道社會主義的和經濟學的文獻。馬克思從沒有看到上述控訴，也沒有看到上述羅倍兒都斯底著作；關於整個羅倍兒都斯，他只知道那三封『社會書信』，而且也決沒有在一八五八或五九年以前見過。

羅倍兒都斯用種種理由主張自己遠在蒲魯東以前就在這些『書信』中發見了『蒲魯東所構成的價值』；這時候他又自命不凡地自以爲可以做第一個發見者。總之，在這本書裏面也被連同批評着，因此我不得不稍微細說他的那本『定基礎的』小冊子：『我們國家經濟狀況底認識論』（一八四二年出版），至少因爲除了在那本書裏面（又無意識地）含有魏特靈式的共產主義之外還暴露着蒲魯東底萌

芽諸思想。

凡是近代社會主義，不問其傾向如何，只要它從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出發，差不多無例外地和李嘉圖底價值理論聯系着。李嘉圖在一八一七年就在他底政治經濟學原理底卷首中提出了兩個命題：一、每個商品底價值單只由其生產所需要的勞動底份量來決定，以及二、總的社會的勞動底生產物被分配在地主（地租），資本家（利潤）和工人（工錢）這三個階級中間，這兩個命題已經從一八二一年以來，在英國被利用成了社會主義的諸結論，尤其部分地帶着這樣的尖銳性和決定性，甚而這批現在差不多已經默默無聞而大部分為馬克思重新發見的（社會主義的）文獻，一直到資本論出世之前，沒有任何東西能够超過它。關於這個問題，另外再講。當羅倍兒都斯在一八四二年親自從上述諸命題中抽出社會主義的結論來時，這對當時一個德國人來說，確實是一個重要的進步，然而，這至多只對德國算得是一個新的發見。像這樣應用李嘉圖底學說，一點也沒有新奇，當馬克思批評蒲魯東時，這已被馬克思所證明，蒲魯東也同樣患着同一種空想。

『無論是誰，只要多少熟悉英國政治經濟學，就一定知道，差不多英國所有的社會主義者在各個不同的時期中都曾提議爲「平等」（即社會主義）而應用李嘉圖底學說。我們可以給蒲魯東舉出一八二二年霍傑士金底「政治經濟學」，一八二七年威廉湯姆生底「財富分配底最增進人類幸福的諸原理研究」，一八二八年愛特孟次底「實踐的道德的與政治的經濟學」等等，並且還可以舉出四頁之多這類書名來。現在只讓英國一個共產主義者勃雷先生來（在他底一本名著●裏面）說就夠了。』只要從勃雷底著作中引證上述一些，就可以大部分取消羅倍兒都斯所要的優先權。

當時，馬克思還未到大英博物院底閱覽室裏去過。除了巴黎圖書館與布魯塞爾圖書館之外，除了我底書籍和札記之外，一八四五年夏天，我們曾一同到英國去旅行了六星期，在這個期間，他只通讀了在曼徹斯特能夠得到的一些書籍而

已。因此，上面所說文獻在四十年代當時決不像今天這樣不能得到。當時情形既是這樣而羅倍兒都斯還不知道這種文獻，那只怪得羅倍兒都斯底普魯士人的狹隘性而已。他是特種普魯士社會主義底真正的創始者，現在他畢竟被人認作此種人物。

然而就在他喜歡的普魯士裏面，羅倍兒都斯也不能一點都沒有麻煩。一八五九年馬克思底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冊已在柏林出版了。在這本書裏面提出了一個反駁，在經濟學者們向李嘉圖提出的許多反駁中間，作爲第二個反駁：『假若一個生產物底交換價值等於其中所含的勞動時間，那末，一個工作日底交換價值就等於一個工作日底生產物。換句話說，工錢應當和勞動底生產物相等。然而實際情形恰恰相反。』在這下面還有一個附註說：『這個從經濟學者方面向李嘉圖提出的反駁後來又給社會主義者所採用了。假設這個公式底理論的正確性被預先認定了，那末，實際就被責爲違反理論，而資產階級社會就被指責爲應當在實際上引出它底理論的原則底意料的結論來。英國社會主義者們至少在這個方式上已

經把李嘉圖底交換價值底公式掉轉去反對經濟學。』在這同一個附註中，還提到馬克思底『哲學底貧困』，此書當時還到處在書店裏有得賣。

這樣看來，羅倍兒都斯應該有充分的機會來親自確定一八四二年當時他底許多發見究竟是不是真正新的發見。然而他却不一樣做。他還不斷宣揚他底新發見，並且以爲他底新發見非常了不起，甚而使他一次也不能想到馬克思也可以同他羅倍兒都斯一樣從李嘉圖底學說中恰好同樣獨立地得出他自己底結論來。他以爲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體。馬克思一定『剽竊了』他。然而，就是這位馬克思都供給了每一個機會，使羅倍兒都斯相信這些結論在他們二人以前很久，至少在羅倍兒都斯本身還保存的那種粗陋的形式裏面，早就在英國已經被人說過。

李嘉圖學說底最簡單的社會主義的應用就像上面所說那樣。此種應用有好多時會曾引導人家屢次洞察到剩餘價值底起源和性質，這些洞察超過李嘉圖底觀察遠甚。羅倍兒都斯底情形也和上述情形不差。除了他在這方面從沒有提出過前人未曾講過的任何東西之外，他底敘述像他以前的人們一樣還有缺點：他毫不留意

地就憑那種生硬的、只看現象的方式（經濟學者們用這方式來傳授經濟諸範疇給他）來接受勞動價值、資本等等經濟諸範疇，並沒有研究這些範疇底實質。這樣子，他不僅自己離開了更加發展底每一條道路——這就和馬克思相反，馬克思是第一個，從這六十四年來常常被人提起的兩個命題中真正得到了一些東西——而且他羅倍兒都斯還替自己開闢了一條路一直走向烏托邦空想，如同以後將被指出那樣。

李嘉圖學說底上述應用，使勞動者明白：總的社會的生產物即他們底生產物應歸勞動者們作為惟一的真正的生產者們所有，這種應用就直接引導到共產主義。然而這種應用，如馬克思在上文中所指，在經濟學底形式上是錯誤的，因為這種應用就是單單把道德應用到經濟學中去而已。依照資產階級經濟學底規律，生產物底最大部分並不歸製造生產物的勞動者們所有。既然如此，如果我們說：這不對，它不應該這樣，但這完全和經濟學沒有關係。我們只不過說：這種經濟的事實違反着我們底道德的感情而已。所以馬克思決不把他的底共產主義的諸要求

建築在道德的感情上面，而建築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之必然的崩潰上面，這個崩潰已在我們眼前一天一天地完成着。

他只不過說：剩餘價值成立在無報償的勞動裏面，這是一個簡單明瞭的事實。但是雖在經濟學底形式上是錯誤的事體，反而因此在世界史上可以是正確的。若果羣衆底道德的意識宣佈一個經濟的事實，例如當時那種奴隸制度或農奴制度是不正當的，這就證明此種事實本身已經活過頭了，另外一些經濟事實出現了，因這些新事實而那舊事實就被認為忍受不住支持不了的東西了。因此，在經濟學的形式的不正當性底背後還可以隱藏着一個很真實的內容。不過這裏不是詳細研究剩餘價值學說底歷史及其意義的地方。

從李嘉圖底價值學說中還可以而且已經引出了其他諸結論。諸商品底價值乃由諸商品底生產所必需的勞動來決定。但是在這個可惡的世界中諸商品時而在價值以下，時而在價值以上被販賣着，而且不單單因為競爭底變動。商品底價格有下述傾向即經過需要與供給而還原到勞動價值上去，同樣，利潤率也有同樣傾

向即在同一水準上自己平均分配給一切資本家們。但是，利潤率却根據一種產業經營所使用的全部資本來計算。現在因爲在兩個不同的經營部門中可以體現出相等的勞動則是表明相等的價值，而且在這兩個不同的經營部門中，工錢也一樣高，不過在一個部門中先投下的資本可能是，而且往往實際是兩倍或三倍大於其他部門，那末，李嘉圖底價值規律也像他自己已經發見了那樣，就和平均利潤率底規律相抵觸了。若果兩個經營部門底諸生產物照價值賣掉，那末，利潤率就可能不相等，若果利潤率相等，那末，兩個部門底諸生產物就不一定照價值賣掉。於是我們就有了一個矛盾，兩個經濟規律底背反，而實際的解決，照李嘉圖底意思（第一章第四至第五節）是照例利潤率佔便宜而價值吃虧。

李嘉圖式的價值規定，雖然帶有不祥的性質，但另外一方面却被那勇敢的資產者所愛好與寶貴。這另一方面，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來喚起資產者底正義感。平權與正義是兩個基柱，在這上面，十八和十九世紀底資產者曾想建設自己的社會建築在封建的特權、不平等、不正義底斷垣殘壁之上，而且，由勞動來規定諸

商品底價值並依照這種價值底尺度來在平權的商品佔有者之間自己完成自由的交易，照馬克思所說，是實在的基礎，近代資產階級底一切政治的、法權的、哲學的意識形態就建立在這上面。一旦大家知道了，勞動是商品價值底尺度以後，勇敢的資產者底善良的感情就深深地感覺到被一個世界底不良所損害，這個世界在名義上承認正義底原則，但在事實上却暴露出時常毫無顧忌地排斥這個原則。尤其小資產階級，他底誠實的勞動——就算只是他底夥計或徒弟底勞動也好——都受到機器和大生產底競爭，一天又一天地越加損失其價值；因此小生產者一定熱烈地希望一個社會，在其中終有一次，生產物依照其勞動價值來交換，會成爲一個完全的無例外的真理，換句話說，小生產者一定希望一個社會，在其中無例外地不折不扣地通行着商品生產底一個單獨的規律，而不保存商品生產以及資本主義的生產底另外一些規律，無論如何得以通行的諸條件。

此種空想，在近代實際的或想像的小資產階級底思想方法裏面，種下了何等深刻的根，可由下述事實來證明，就是：這種空想已於一八三一年爲約翰格雷所

系統地發展過，並且三十年代當時曾在英國實際地被試驗過又在理論上流傳過；在德國於一八四二年爲羅倍兒都斯所宣佈，在法國於一八四六年爲蒲魯東所宣佈，作爲最新的真理；一八七一年又爲羅倍兒都斯所宣佈，作爲社會問題底解決法，甚而作爲他底社會的聖經，以及一八八四年，此種空想又在一羣爭逐地位者們裏面得到了一個附和，他們在羅倍兒都斯底名義下面努力開拓普魯士的國家社會主義。

對於此種空想，馬克思已經批評得很詳盡，無論對蒲魯東也好，對約翰格雷（見本書附錄二）也好都一樣，因此，我在這裏，只要講到幾點關於羅倍兒都斯怎樣用特種形式來展開並描畫出此種空想而已。

前面已經講過，羅倍兒都斯原原本本照經濟學者們把傳統的經濟的諸概念規定傳授給他的那個形式來接受那些概念規定。他一點也不想審查這些概念。他以爲價值就是：『一件物品和其他諸物品按份量來較量而這一較量被採用爲尺度。』客氣一點說，這個太不嚴正的定義至多也只給我們一個表象，說出價值大

約像什麼樣子，但絕對不能夠說出價值究竟是個什麼東西來。羅倍兒都斯關於價值所能說的一切既然就是這一點，那就很明白爲什麼他要去找價值以外的價值尺度。他用了抽象的思惟的力量（這曾使伐格納那樣無限地讚仰）寫了三十頁，把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弄得一塌糊塗之後，就達到了一個結論，說（世界上）沒有真正的價值尺度，所以只好用一個代用尺度來滿足自己。勞動也可以成爲此種尺度不過只在勞動量相等的生產物經常和勞動量相等的諸生產物互相交換的情況之下，不問這尺度本來就是這樣，或者預先設法保證了這個尺度。既然這樣，那末，價值與勞動就變成沒有任何實際的聯系了，但他居然在第一章全章裏面專門向我們說明諸商品怎麼樣並且爲什麼化費着勞動而且只有勞動被化費着。

並且他不如思索地採用着勞動，像它在經濟學者們中間所遇見的那樣，而且還不止這樣。他雖然關於勞動強度說了幾句話，但勞動却仍然完全一般地被說明成『有價的』（『費錢的』），因之計較價值的一件東西、不問勞動是否在正常的社